

胡文彬 周雷 编

紅學古界



胡文彬 周雷 编

紅學世界

北京出版社

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967920

967920

红 学 世 界

胡文彬 周 雷 编

*

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61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2.125印张 266,000字

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5,500

书号: 10071·498 定价: 1.60元

目 录

红学世界面面观 (代前言)	胡文彬 (1)
《红楼梦》研究的未来方向	症 弦 等 (23)
有关《红楼梦》的题名问题	伊藤漱平 (62)
观点、标准和结构: “红楼梦与抒情小说”	翁开明 (77)
《红楼梦》的传统艺术感性	孙述宇 (103)
《红楼梦》之写作技巧与艺术价值	李道显 (129)
《红楼梦》后三十回的情节	赵 冈 (164)
	陈钟毅
论己卯本《石头记》	梅 节 (192)
十年辛苦校书记	潘重规 (223)
长篇小说《红楼梦》的无名抄本	Л. Ч. 緬希科夫 (244)
	В. Л. 里弗京
列宁格勒藏抄本《红楼梦》考索	潘重规 (261)
《石头记》第六十四回校勘记	庞 英 (297)
《石头记》第六十七回校勘记	庞 英 (341)
编后记	编 者 (382)

红学世界面面观

(代前言)

胡文彬

《红楼梦》是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一面镜子。二百余年来，这部千古绝唱，受到人们的无比喜爱。今天，《红楼梦》研究成为一种专门性的学问，犹如一股巨大的“红潮”，奔腾不息，波及五洲四海。

但是，长期以来，人们对《红楼梦》问世后在国外的影响，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认真的研究。这样说，并非危言耸听，我们只要翻开大大小小的《中国文学史》一类的著作，就很自然地会了解到这一点。因此，我认为有目的、有计划地搜集、整理、研究《红楼梦》在国外流传、翻译、研究的历史资料，不仅是编写红学史所需要的，也是编写中国文学史所不可缺少的。这里，我仅把自己所掌握的一些零散材料稍加分类，做个简略的介绍。

一、《红楼梦》在国外的流传

《红楼梦》是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发展，而流传到世界各国的。有关这方面的直接记载材料虽很宝贵，但至今发现的不多，要做系统的研究和说明，是有一定困难的。据日本著名汉学家大庭脩和著名红学家伊藤漱平先生的报导，早在1793年

(清高宗乾隆58年，日本宽政5年)，就有中国南京王开泰寅貳号船载九部十八套《红楼梦》，从浙江乍浦港运往日本长崎。除这条记载外，长崎“村上文书”中，还有下列记载：1803年（清嘉庆8年，日本享和3年），有亥七号船载《绣像红楼梦》二部四套到日本^①。二十世纪二三十年后，各种翻刻本的《红楼梦》也陆续流传到日本。今天，日本的国家大图书馆和私人藏书中，不仅有“程甲本”、“程乙本”《红楼梦》，还可以看到东观阁本《红楼梦》等^②。

随着早期刻本《红楼梦》流传到日本，日本的文人学者开始阅读这部中国的古典名著。日本田能村竹田的《屠赤琐琐录》和龙泽马琴尺牍等著作中有记载，清政府驻日文化参赞黄遵宪和日本友人笔谈《红楼梦》的内容也保留在他的《遗稿》里^③。上述片断的记载说明，《红楼梦》流传到国外的时间虽然较早，但阅读范围仅限于当时的文化人，数量当不会太多。

《红楼梦》流传到欧美各国，以今天苏联亚洲人民研究院列宁格勒分院收藏的抄本《红楼梦》为最早。这部珍贵的早期脂评抄本，是1832年（清道光12年壬辰）俄国希腊东正教传教士帕维尔·库尔亮德采夫带回俄国的^④。关于这个抄本的面貌和特点，苏联文学家里弗京等人作过介绍^⑤。台湾省潘重规先生曾将此抄本上独有的批语辑录发表^⑥，这里就不详加介绍了。在苏联，除藏有上述抄本《红楼梦》外，各大图书馆里也藏有各种早期刻本《红楼梦》和《后红楼梦》一类续书、传奇脚本^⑦。至于英法等国家的图书馆藏有的《红楼梦》版本，大都是“程甲本”或“程乙本”的翻印本。

据台湾《传记文学》杂志报导，胡适藏了几十年的甲戌本《石头记》现存于美国康乃尔大学图书馆，而胡天猎藏的一部程刻

本，几年前卖给了美国耶鲁大学^⑥。甲戌本和胡天猎藏本，都是乾隆年间的抄本或印本，属于珍贵文物，应予特别保护。然而，台湾当局竟允许这些珍贵的文物流落异国，这是一件令人十分痛心和愤慨的事情。

至于近三十年来我国整理出版的《红楼梦》和影印的各种早期脂评本，世界各国大图书馆一般均有收藏。但是，《红楼梦》以原本（中文）流传到国外的无论如何之多，其读者群也仅仅局限于精通中文的少数汉学家。对于广大的外国读者来说，由于文字上的障碍，还不可能直接阅读中文版的《红楼梦》。因而，说起《红楼梦》在国外的影响，主要还是各种外文译本起了传播的桥梁作用。

二、《红楼梦》的外文译本

《红楼梦》的外文译本有十几种语种之多，为我国古典小说外文译本之冠。一粟的《红楼梦书录》和我所编的《红楼梦叙录》两书的译本部分，虽然列入较多译本，但仍有不少遗漏。特别是近两三年来出版的新译本，两书都只好付诸阙如。这里，根据最近搜集到的一些材料，分两个大问题介绍如下：

第一，关于《红楼梦》外文译本的概况。

（1）摘译本：这是《红楼梦》外文译本的早期形式，所译仅是原小说的个别片断或一二回。如，1830年，英国人约翰·弗郎赛斯·戴维斯摘译了《红楼梦》第二回里的两首《西江月词》^⑦，这是目前我们所见到的最早的《红楼梦》片断译文。又如，1868年，波拉译了《红楼梦》的前八回，发表在香港的《中国杂志》上。在日本，森槐南于1892年译出《红楼梦》第一回楔子。岛崎藤村也于同年摘译了《红楼梦》的第十二回，载于《女学生杂志》

第321号。此外，如太宰卫门、大高岩、野崎骏平等人都有摘译文字公开发表。早期《红楼梦》摘译本除英文、日文外，还有德国丁某译的第二十一、二十二两回的片断，题为《红楼梦小说选》，载于福兰克府版的《中国学》1928年第四卷上。上述的几种英文摘译片断，多是英汉对照，目的是供在华的英国人学习中国官话的“课本”用。这种摘译是在译者对《红楼梦》缺乏深刻了解和认识的情况下进行的，译文质量一般说来是很差的。但是，从研究《红楼梦》一书在国外的流传和翻译的历史来看，这些片断的摘译，仍然有一定的资料价值，是不应该被忽略的。

(2) 节译本：目前所见到的时间最早的《红楼梦》节译本，是英国驻澳门副领事克拉夫特·裘里于1892—1893年出版的《中国小说红楼梦》。此书共五十六回，香港《中国邮报》出版了第一册，378页；澳门商务印刷厂出版了第二册，538页；首有译者1891年9月1日写的序言。又如，王际真的英译本，共三十九回，于1929年出版，这也是一个节译本。日文的节译本首推岸春风楼的《新译红楼梦》，共三十九回，1916年日本文教社出版。在欧美读者中影响最大的节译本，是德国人库恩的德文译本，1932年莱比锡岛社出版，共788页。库恩节译本问世后，法国的葵尼、美国的麦克休姊妹、意大利的波维罗和黎却奥、荷兰的沃斯德曼、匈牙利的乔齐等人，都是据此本译成本国文字的《红楼梦》^⑩。最近见到的泰国文《红楼梦》，也是一个节译本，全书共四十回，一册，534页。泰文本是由泰国汉学家哇拉它·台吉高翻译的，曼谷建设出版社1980年3月（佛历2523年）出版。该书前有译者序和洛·拉维旺的长文《〈红楼梦〉的分析》，全面介绍了《红楼梦》的故事梗概，历史背景，哲学基础和

作者对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观点。

(3) 全译本：所谓“全译本”，又分八十回译本和一百二十回译本两种版本。八十回译本中以日本幸田露伴、平冈龙城合译并注释的《红楼梦》为最早，于1920—1922年（日本大正10年至11年），由国民文库刊行会刊行，共三卷。幸田、平冈译本是以有正书局印行的戚蓼生序本《红楼梦》为底本，书后附有原文，首有凡例和幸田氏的《红楼梦题解》。书中附有木刻插图十二帧。此译本问世，一是开始了《红楼梦》全译本的新时期；二是首次使用脂评本为底本，说明译者是有一定眼光的。英国人大卫·霍克斯的英译八十回《石头记》，是一部深受好评的外文译本。第一卷于1973年由英国企鹅书店出版，标题是“黄金时代”，共二十六回；第二卷标题“海棠社”，译至第五十三回；第三卷八十回完。八十回以后，将由译者的女婿明费德担任翻译。

《红楼梦》一百二十回外文译本，以日本著名红学家松枝茂夫教授的译本为最早。松枝译本从1940年起由日本岩波书店出版，共十四册，卷首有译者“解说”，书末附译注、贾家世系表。1967年该译本又作为《世界文学全集》的一种，由东京讲谈社出版，共466页。1977年译者改译全书，由岩波书店出版，共十二册，“面貌焕然一新”。松枝本前八十回系据戚序本译出，后四十回是从程乙本译出。这是日文第一部百二十回《红楼梦》，在日本读者中颇有影响和好评。

六十年代末，日本著名红学家伊藤漱平先生译出一百二十回的《红楼梦》，由东京平凡社出版，共三卷（上、中、下）。此译本是日本出版的“中国古典文学全集”的一种，据俞平伯《红楼梦八十回校本》及附册后四十回译出。译本回末均有简

注，并附有贾家主要人名表、“解说”、“大观园图”、“贾氏世系表”、“荣国府府内想象图”、“恭王府平面图”和各种木刻绣像一百三十八幅。这个译本吸收了松枝本的长处，并因底本选择较好，所以是目前日文全译本中较好的一种。除松枝、伊藤译本外，日文全译本中，还有1980年出版的饭塚郎译本。

英文一百二十回《红楼梦》，以杨宪益、戴乃迭夫妇合译本为代表，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。前八十回于1978年出版，后四十回于1980年出版，精装三册，附有著名国画家戴敦邦同志的美丽插图。这个译本前八十回据庚辰本译出，后四十回据程甲本译出。关于这个新译本出版的意义和影响，海内外报刊都有评论，认为是“破天荒的第一次”为英文读者提供的最好译本，是翻译界、红学界的一件大事。著名红学家、担负该译本前八十回审校工作的吴世昌先生曾这样说过：“我曾把前八十回的译稿对照《脂京本》（即庚辰本）逐字逐句审校过。我敢说，这是目前几个英译本中最完备最正确的译本。”^①新的全译本的出版，其重要意义在于，首先，译本的底本选择较其它译本的底本要好，文字较接近曹雪芹原著面貌；其次，译者不仅精通英文，译笔流畅贯通，而且他们对中国古典文学均有极好的素养，对《红楼梦》全书有深刻的理解，译文质量是很高的；第三，这是我国自己翻译、出版、对外发行的第一个英文全译本，为《红楼梦》一书在世界各国的传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，其功不在禹下。

法文全译本，是侨居法国的李治华先生和他的法籍夫人雅克琳·阿雷扎伊斯合译的。法译本前八十回据脂评本，后四十回据程乙本译出，1981年法国盖理玛图书社出版，精装32开，共二册，3278页。新版法译本《红楼梦》卷首有译者自序，附有

简略参考书目和一百九十九幅木刻绣像图；四百个小说中人名对照表，每卷末有注解，共一百三十页。

法译本，从翻译、修改、校审、看校样，一共花了二十七年的时间。它作为“七星文库”的名著丛书的一种，轰动了全世界。诚如法国米歇尔·布罗多和玛丽·霍尔兹芒的评价文章中所说：“全文译出中国五部古典名著中最华美、最动人的这一巨著，无疑是1981年法国文学界的一件大事。在这之前，我们只见过一些部分的不完整的译本，而且注释少而多误。现在出版这部巨著的完整译本，从而填补了长达两个世纪令人痛心的空白。这样一来，人们就好象突然发现了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。我们似乎发现，法国古典作家普鲁斯特、马里沃和司汤达，由于厌倦于各自苦心运笔，因而决定合力创作，完成了这样一部天才的鸿篇巨著。”“‘七星文库’使我们结束了长达两个世纪的对《红楼梦》愚昧无知的这种令人痛心的状态。”另一位法国著名书评家克洛德·罗在《从东方来的巨著》一文中评论说：“中国有巴尔扎克全集及司汤达全集的译本，已有半个多世纪。被称为‘武器及法律之母’的法国，享有参加掠夺圆明园的名誉，两个世纪以来，却一直没有空暇去注意一本宇宙性的杰作，我们真该为属于这个国家而骄傲了。”从这段讽刺文字中，可以窥见法国读者，对《红楼梦》是如何地“相逢恨晚”了^⑫。

一百二十回全译本，还有朝鲜文、越南文、罗马尼亚文、匈牙利文、俄文等版本^⑬。这些译本大多在五十年代中后期，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《红楼梦》为底本翻译的，译文尚好，对《红楼梦》一书在这些国家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。

第二，关于《红楼梦》外文译本中的几个问题。

(1) 曲解原著：早期译者对曹雪芹和《红楼梦》缺少起码的

了解和认识。他们把《红楼梦》或认作闺房琐事，或看成痴情儿女的谈情说爱。有个别译者甚至连《红楼梦》中的贾宝玉是男是女都不清楚，竟把宝玉称为“女士”、“忙碌的少女”。摘译和节译的结果是故事的躯壳和情节虽残存，但是小说原来的风格和神采已经尽失。

(2) 译文不确：大多数外文译本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译文不确的问题。如“红楼梦”三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，外国人难于理解，所以有人译成了在“红色”的房子里做“梦”。又如有的译本将黛玉译成“黑色的玉”，宝钗译成“宝德”，袭人译成“弥漫着的香气”，平儿译成“忍耐”，鸳鸯译成“忠实的鹅”，等等。至于《红楼梦》中许多细微的描写被译错的例子也是很多的。例如，《红楼梦》第二十一回里写湘云睡觉不老实，“一把青丝拖于枕畔，被只齐胸，一弯雪白的膀子掠于被外”一句，有的译本译为“被只齐肩”，使“雪白的膀子掠于被外”，这就无法理解了。又如，第四十回写到刘姥姥在吃饭时说笑话，结果引起一场哄堂大笑，“薛姨妈也撑不住，口里茶喷了探春一裙子。探春手里的饭碗都合在迎春身上”。薛姨妈的喷茶和探春把饭碗合在迎春身上，都是因为刘姥姥的笑话引起的，但有的译本译文则将探春的动作原因说是薛姨妈喷茶引起的，这就错了。此类例子甚多，这里就不再举例了。

(3) 难译的诗词之类：《红楼梦》思想内容博大精深，没有长期的研究、体会，难于表达其意蕴，就是文备众体来说，也是翻译中的一大困难。原书中有大量诗词曲赋、偈语酒令、册词谜语，这是故事情节发展中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。大多数译者感到最难翻译的是这一部分，有的译本虽然译出了，但也显得不中不外，非古非今，很不自然。所以，有的译本不得不

做大量的删节。当然，这种删节既破坏了原作的神韵，也削弱了全书结局的悲剧气氛。

(4) 以上三点是就《红楼梦》外文译本本身存在的问题说的。作为红学研究工作，还应该包括如何加强《红楼梦》的翻译和对各种译本的评论和介绍。到目前为止，《红楼梦》外文本中还没有阿拉伯文译本，这对使用阿拉伯语的广大非洲读者来说，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。现有的译本，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问题，如何解决、提高？这对译本的评论工作是不可少的。这项工作还有待于翻译界、红学界的同志携手合作，共同努力！

三、国外《红楼梦》研究的状况

在当今世界各国，人们对曹雪芹和《红楼梦》的了解和认识程度不一，至于对这门学问的研究，则更不平衡。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，友好往来、文化交流已有悠久的历史。

《红楼梦》传入日本时间为最早，其研究也先于他国，至今热情不衰。所以，日本可以称为外国红学研究的先驱者。欧洲各国，特别是英、法两国，红学研究开始也较早，但近几十年来研究队伍并没有扩大，发表的研究成果也极少，可以说是徘徊者。美国的红学研究起步比较晚，但近年来以华裔美籍学者为中心，形成一支研究队伍，发表的红学论著也较多，可以说是新的崛起者。亚洲除了日本外，新加坡的红学研究虽有成绩，但过去我们很少注意到，没有给予应有的介绍，这是一个被忽略者。而非洲，直到目前既没有发现红学研究者，也没有见到有关红学的研究论著。所以，我们可以说非洲在外国红学研究中还是一块“未开垦的处女地”。

从世界各国红学的历史发展看，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

一段时间里，一般是介绍《红楼梦》的故事梗概。郭实猎用英文写的《梦在红楼》^⑭一文是其代表。又如俄国人凡西立也夫在《中国文学纲要》^⑮一书中，介绍的也是《红楼梦》的主要故事情节。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，具有一定研究内容的红学论文开始出现了。如日本的大高岩在1930年写的《小说红楼梦与清朝文化》^⑯、《红楼梦的新研究》^⑰等文章，是属于研究性质的。大高岩是日本红学研究的先驱，是“红迷”。他的研究专著《红楼梦研究——中国古典文学再评价的探讨和解说》^⑱，内容包括《历史的发展》、《红楼梦的新观点》及余论《通过贾宝玉来看作者的新面貌》三大章，并附有《红楼梦表》。大高岩认为，曹雪芹具有近代思想。他说，“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生活的曹雪芹，以其深刻的洞察力注视着他亲身体验了的一切，用反儒教的、人类解放的精神写作了《红楼梦》。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值得予以大书特书的。在艳情小说泛滥的封建时代的中国，产生了这样一部倾注着美好感情和思想的小说，并在这样早的时候就闪烁出民主的、自由进步的思想，是实在令人惊异的”！^⑲他认为，《红楼梦》以贾宝玉为中心，展现了被称为“金陵十二钗”的贵妇和侍女，出色地描绘出在封建社会腐朽的桎梏之下，那不能实现的爱情给他们带来的苦痛。他说：“一般说来，小说自然要求情节的生动，但生动的情节必须与中心人物直接联系在一起。可以说，只有当我们身临其境般地被书中的人物所感动的时候，小说才能与我们的身心息息相关。”“只有描写了一个时代的典型人物时，这本书才能具有受到广大人民群众欢迎的普遍性。”他在谈到《红楼梦》受到读者热烈欢迎的原因时指出：“这部小说中的中心人物林黛玉那独特的性格，以及全书所巧妙地安排和描写的她和贾宝玉那美好而高尚的爱情，那更是历来中国小说中

所未有的。”“作者虽说在写作手法上沿用了旧小说的形式，但它的内容却是现实主义的。它一方面流露出消极思想——世态无常的观念，另一方面又展现了积极的革命的思想。这些矛盾，如果考虑到作者所生活的时代，那就不是没有缘由的了。”在日本的红学家中，大高岩对《红楼梦》的研究和评论是最全面、系统的，他对曹雪芹和《红楼梦》的评价也是最具体、最深刻的。他说，“无论如何，正象曹雪芹在全书一开始时所说的那样，他是借梦幻来叙说真实。这正是‘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’（恩格斯语）。对于这一点，我们必须给予高度的评价。曹雪芹那双面对现实、严峻地注视着人生的眼睛，也就是凝视着明天的眼睛”。

与大高岩同时代的日本红学研究者中，还有猪俣庄八、桥川时雄、太田辰夫、吉田幸夫、大原信一等人。他们研究《红楼梦》，有的侧重在语言文法方面，有的侧重研究经济史方面，有的还从法制史角度进行研究。五十年代后，日本红学研究者开始注意曹雪芹家世生平、《红楼梦》版本源流、脂砚斋评语、后四十回续书等问题的研究。如松枝茂夫、伊藤漱平、村松暎、饭塚郎、金子二郎、斋藤喜代子、塚本照和、野口宗亲、香坂顺一、宫田一郎、绪方一男等人，都是很有成就的一代红学研究者。年轻一代中，初露锋芒的是小山澄夫先生。从发表的著作看，太田辰夫的《红楼梦语汇词典》，宫田一郎、香坂顺一的《红楼梦语汇索引》，绪方一男的《红楼梦词语汇释》，伊藤漱平的《红楼梦研究日本文献资料目录》和《日本红楼梦研究小史》等，都是很有价值的资料工具书^⑩。伊藤漱平先生近年来致力于脂评和程高本的研究，取得相当的成就。他的《关于脂砚斋和脂砚斋评本札记》^⑪、《程伟元刊〈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〉小考》

及《补说》《余说》^{②③}诸文，颇显其治红功力之深。此外，伊藤先生对所传《废艺斋集稿》等文物的真伪也进行了研究，撰有三万余字的论文，表示了存疑的看法^{②④}。

新加坡的红学研究者主要有皮述民、黄葆芳、南翔等人。他们以《南洋大学学报》、《南洋商报》、《星洲日报》为阵地，发表研究《红楼梦》论文。皮述民先生对曹雪芹家世生平颇多研究，如《脂砚斋与红楼梦的关系》^{②⑤}、《补论畸笏叟即曹颉说》^{②⑥}等文章，都是有独到见解的。黄葆芳先生是新加坡美协主席，对《红楼梦》中的大观园的园林建筑及《红楼梦》中的绘画艺术等方面研究较多，代表性论文是《大观园的布置》^{②⑦}一文。

欧洲的红学研究者中，英国的大卫·霍克思，五十年代初留学于中国北京大学，对中国古典文学有一定研究，能用中文写旧体诗词。他原是英国牛津大学教授，后来为专心翻译《红楼梦》而辞去教学工作。除了翻译《红楼梦》前八十回外，他还写了一些研究文章，如用中文写的《西人管窥红楼梦》一文，刊登在《红楼梦学刊》^{②⑧}上。法国的红学研究者李治华和陈庆浩两位先生，李氏主要从事翻译，陈氏主要搞研究。陈庆浩先生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，曾是该系《红楼梦》研究小组成员，负责编辑《红楼梦研究专刊》^{②⑨}。近年来，陈先生主要致力于新编石头记脂评辑校和脂评研究。他的《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》^{③①}一书，具有资料完备、校勘精细、附有注释等优点。他的法文版《脂评研究》^{③②}一书，对脂评内容、分类、年份、批者诸方面做了全面研究。在该书中，他对红学研究的发展历史做了概述和全面研究，颇有独到之见。

苏联的汉学家中，有些人写过研究《红楼梦》的文章，如里弗京介绍过列藏本《红楼梦》和苏联各大图书馆所藏《红楼梦》及有

关图书情况。但是,近年来我们所见到的研究文章,主要是列宁格勒大学副教授庞英先生写的。他现在负责校勘列藏本《红楼梦》,对其中的重要回目作了考析。如《关于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部所藏〈红楼梦〉稿本》^⑪、《论〈红楼梦〉的作者和原本回数》^⑫、《长篇小说〈红楼梦〉与中国散文和戏剧传统的关系》^⑬等文章,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根据庞英先生报导,列藏本《红楼梦》校勘工作,现已完成了三分之二强,不久即可以完成全部校勘任务。

澳洲的红学研究者,有柳存仁和明费德两人。柳氏是较早报导列藏本《红楼梦》情况的学者^⑭,其后在香港《红楼梦研究专刊》上还发表过文章。明费德是英国人,在澳洲大学攻读博士学位。他除继承大卫·霍克思的翻译《红楼梦》后四十回的工作外,还写了《论高鹗》的长篇论文^⑮。明费德基本上是肯定《红楼梦》后四十回的,他以“弹琴”一段为例,说明高鹗不仅懂琴理,而且是有一定写作才华的。

美国的红学研究者,主要是美籍华裔,集中在威斯康辛大学、史坦福大学和耶鲁大学。其中代表人物有周策纵、唐德刚、赵冈、余英时、王靖宇、翁开明、蒲安迪、马泰来等人。周策纵先生祖籍湖南,早年专攻政治,几年前开始研究《红楼梦》,曾发表过《论关于凤姐的“一从二令三人木”》^⑯、《论红楼梦研究的基本态度》^⑰、《〈红楼梦〉“凡例”补佚与释疑》^⑱、《红楼梦与西游补》^⑲等论文。1980年6月在美国召开的威斯康辛大学国际红楼梦研讨会,是周策纵先生倡议和主持的,他在开展《红楼梦》研究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方面,做出了一定贡献。赵冈先生是哈尔滨人,专攻经济学,现任教于威大经济系。赵先生从六十年代初步入红坛,发表的红学论著较多,代表著作有《红楼梦新